

金上甄貞氏金漢等書中翰

全後漢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寵

寵字昭公沛國洨人尚書陳咸曾孫永平中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三遷章帝初爲尚書和帝初出爲太山太守轉廣漢太守擢爲大司農拜廷尉復爲尚書遷太鴻臚永元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

省刑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曰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重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已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已刑罰爲首紀作必已刑罰爲首各往者斷獄嚴明所已威懲姦慝姦慝既平歎相戒者重刑之至也

必宜濟之已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
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笭格酷烈之痛
執憲者煩于詆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筆楚爲姦或因公行私逞
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
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
于上下宜因其時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已濟羣
生全廣至德已奉天心

後漢陳寵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
一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

奏駁賈宗斷獄盡三冬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應時令曰諸
生蕩安形體天已爲正周已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
已爲正殷已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
振人已爲正夏已爲春三微成著已通三統周已天元殷已地元
夏已人元若已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

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畱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已降威怒不可謂寧若已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已爲殷周斷獄不已三微而化致康乎無有災害自元和已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已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採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後漢陳寵傳通典一百六十六

奏請刪除律令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

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
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已來三百二年
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
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
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刪除使萬民
改易視聽已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俾傳之無窮

後漢陳寵傳晉書
刑法志通典一百

陳忠

忠字伯始寵子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元初中擢拜尚
書安帝親政轉僕射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明年出
爲江夏太守復畱拜尚書令

薦劉愷疏

永初元年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

大五百三十五
小四十五

訓五品考功量才呂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
偃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竝爲掾屬具知其能偃能說
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于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
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
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臣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
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
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臣厭眾

後漢劉愷傳

清盜源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臣明者
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臣謹無良蓋所
臣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臣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
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

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已來莫已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曰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已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已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冒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于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已防來事自今強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冀已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已承天誠

後漢陳忠傳

薦周興疏

永寧中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于後世列于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于閨門清厲之志聞于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已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

後漢周榮傳

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已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辭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

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已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已廣直言之路

後漢陳忠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七

上疏請許大臣寧告終喪

建光元年

臣聞之孝經

袁宏紀作昔先王孝治天下

始于愛親終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于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已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已赴公難退而致位已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

亦上之始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于致憂之

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

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已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

彫損袁宏紀此下有然仁道無遠弘之卽是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已

施行故籍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貢發于孝武郊祀之禮定于

元成三雍之序備于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已尚

茲孟子有言老吾老已及人之老幼吾幼已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于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已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

袁宏紀作則後漢陳忠傳又見袁宏海內羣生各得其所後漢紀十七有刪節

因災異上疏劾中侍伯榮伯榮安帝乳母王聖女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

咸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已

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

盆溢充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已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已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壇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已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于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閒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

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千錙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
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讚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
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決于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
異不能爲害

後漢陳忠傳忠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
侍伯榮往來甘陵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忠上疏

上疏諫因災異免三公

臣聞君使臣已禮臣事君已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已殊敬
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
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
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三公陵遲已來其漸久矣臣忠心
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
已謬乎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已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
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已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

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意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後漢陳忠傳又見袁

宏後漢紀十七有小異

議救西域疏

延光二年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忿怒深爲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于狼望之北中國弊于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柚空虛算至車船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規酒泉敦煌四郡已隔絕南羌開三十六國妻已公主已斷其右臂是已單于孤持竄遁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已威服難已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

大五百七十五
小七十二

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
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
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
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
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
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已慰勞吏民外無已威示
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誠臣已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
兵已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冀已折衝萬里震怖匈
奴

袁宏後漢紀十七
又後漢匈奴傳

上言令屯役者得歸葬送

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
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

後漢陳忠傳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
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太后從

之

奏劾陳禪

永甯二年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已雅已南韎任朱離今擇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庭訕朝政請劾下禪獄

後漢陳禪傳

奏太官宜著兩梁冠

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陞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臣伏惟太官令職在典掌王饗統六清之飲列八珍之饌正百品之羞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慎口實之御防有敗之姦增崇其選待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幡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韜沂冠有兩梁所已殊親疏別內外也太官令已供養言之爲最親近已職事言之爲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已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

之令服大夫之冕由此言之兩梁冠非必列于陞位也建初中太
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于復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
卽聽用之續漢輿服志下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建光中尚書陳忠呂爲云云太安東王倫奏舉
奏言太初麻不宜從

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呂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爲辭或
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
呂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
代違于帝典太宗遵修三階呂平黃龍呂至刑犴呂錯五是呂備
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痼禍非一議者不呂成數相參
考真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麻眾賢所立是
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
當應麻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
論未可爲是臣輒復重難衡輿呂爲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